

# 何英云： 戒毒女孩动情地叫她“妈妈”



见习记者 许金妮 通讯员 甘露 傅宏波

空闲时,何英云做得最多的事就是打电话,左耳打疼了就换右耳,一打几个小时。每次放下电话,她都觉得两只耳朵火辣辣疼,整个人都快“虚脱了”。

何英云是杭州市强制隔离戒毒所管理二科科长,也是一名在戒毒战线上奋斗了25年的老戒毒民警。她的电脑桌面上有一个文档,里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戒毒人员的情况,何英云会定期与其中走出戒毒所的戒毒人员保持电话联系,并及时记录情况。初步统计,何英云一年打给戒毒人员的电话有2000多个。在同事们看来,何英云的整个身心,都扑在了戒毒人员身上。

刚到戒毒所工作时的情景,何英云记忆犹新。那时,她住在德清,每天天不亮就骑着自行车从家里出发,两个多小时后到达戒毒所时,自行车的坐垫上总会留下深深的汗印子。“这份工作是从流汗开始

的。”何英云打趣地说。然而,除了流汗外,工作中投入了真情实感的何英云还时常流泪。

2001年,长相清秀的年轻女孩宋某进了戒毒所。一进来,何英云就发现了异常,“宋某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坐着,不爱与人说话,也不吵闹。”随后,何英云得知,宋某对男朋友的感情极深,染上毒品也是因为男朋友。于是,何英云就从情感角度去开解宋某。一来二去,宋某对何英云的信任感越来越强,什么话都会跟她讲。

宋某出所后,何英云还经常打电话联系。一开始,情况都正常。可突然有一天,宋某不接电话了,何英云隐隐不安。没过多久,宋某又站在了戒毒所门口。她歉疚地告诉何英云,自己还是忘不了男朋友,在他引诱下,复吸了。

那一刻,何英云流泪了,难过地蹲到了地上,“整个人都在发抖,太揪心了”。

“我不想再看到从我这里出去的人又回来!”此后,何英云更加努力地工作,即

使左手打着点滴,她也会用右手批阅戒毒人员的周记本;阑尾炎复发,她做完手术又回到工作岗位上……

工作近乎拼命,或许离不开何英云孩子对她的影响。何英云的儿子洋洋是早产儿,身心发育都受影响,“每天都在教他如何拧毛巾、刷牙、写字……”儿子的情况让何英云明白,一个健全、健康的孩子,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多么重要。因此,希望每个孩子都好的期望,被她带到了工作中。

黄某刚刚成年,因误信吸毒能减肥而吸食冰毒,结果被抓。进入戒毒所后,黄某很叛逆,常常独来独往。一天夜里,值班员报告何英云,黄某又在自言自语。何英云走近一听,是黄某在睡梦中抽泣着轻声叫唤妈妈。一瞬间,身为母亲的何英云,心被刺痛了。

看着睡梦中的黄某,何英云想到了她刚进所时,自己曾联系过她的家人,可电话那头传来的却是一个女人的怒吼:“我没有这个女儿,她早死了!”从那以后,何英云更加关注黄某,常常找她谈心,鼓励她发挥唱歌特长参加文体活动,并及时表扬她的点滴进步。

渐渐地,黄某爱笑了,也喜欢跟人交往了。一天户外活动时,黄某突然怯生生地问何英云:“我能叫你一声妈妈吗?”那羞涩的声音像糖一样甜到了何英云心里,她摸着女孩的头说:“那你可要听妈妈的话啊!”听了何英云的话,女孩欢快地跑走了。看着她的背影,何英云突然满怀希望,“我觉得她能成功戒毒”。

在何英云和同事们的努力下,戒毒所管理二科(目前)跟踪帮教的66人中,完成脱毒认定的有25人,找到工作的有35人,2016年—2018年结婚的有15人,生孩子的有12人。

表情:为民

## 王宁： 业务“硬核”的“解铃人”

本报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戴剑锋

衢州市公安局府山派出所有一名“调解王”,不论是琐碎的妯娌纠纷,还是激烈的医患矛盾,他都能有理有据地应对,为大伙儿排忧解难。从警15年里,这名业务“硬核”的“解铃人”成功调解了千件纠纷。他就是该所副教导员王宁,也是衢州柯城区公安分局王宁调解中心的负责人。

这些年来,王宁曾担任过社区民警、刑侦民警、治安民警,如今深深扎根在了群众调解工作中。这份选择的背后,有一个小故事。

2004年12月的一天,王宁所在辖区的一名卖瓜老农和一名男子,因为西瓜好坏问题发生口角,男子动手殴打了老农,并把一车的西瓜砸了。王宁接警后赶到现场,经过10个小时有理有据地调解,最终双方达成谅解,男子不但赔偿了老农被摔坏的西瓜,还全程陪同老人到医院接受治疗,并支付了所有医药费。

事隔几天,老农特地从家里拉着西瓜送到派出所,感谢王宁的尽心调解。这起小纠纷的调解,也让王宁从中体会到了获得感,并从此立志倾听群众诉求,全心全意投入调解工作。

那么这位调解高手有多厉害呢?2018年,他曾让一名“刺头”成为了调解员。

当年5月,姜家山乡前徐村村民周某因不满征迁补偿款问题,趁村内召开党员大会之际,发布虚假言论,煽动村民冲击会场,后因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,被处行政拘留5日。拘留结束后,周某仍心不服,总是找借口反对征迁工作。

为此,由王宁牵头组建的王宁调解团队,主动接下了此事的调解工作。他们走访了村委会、辖区派出所和周某的亲戚朋友,摸清了矛盾症结所在。此后,王宁和调解队的同事再次登门周某家,仔细为周某列出了每一项补偿政策的依据。最终,周某心服口服,不但签订了征迁协议,还成为了王宁调解团队的成员,主动承担起亲属征迁问题的化解工作,带动37户完成签约。

据悉,王宁调解团队成立于2007年,当时,王宁组建了王宁调解中心,成立了衢州首个以民警、社区干部、律师、老娘舅为核心力量的调解团队。到了2018年,在推广群调群治的基础上,王宁又将团队升级为“网格警务+项目警官+工作专班”模式,主动融入助力高铁新城的建设工作中。

2019年,王宁进一步深化“警调衔接”工作机制,将党建统领这条主线引入到调解工作机制中,以党员红色调解团为支撑,推进“公安调解+联盟组织”的新模式,组建了共300多人的警医联盟、商圈联盟、行业调解联盟。

这些年来,王宁走进社区、倾听诉求,用自己的耐心与专业素养,赢得了群众的信任。

## 祝翔： 90后的“老”调解

本报记者 陈赛男 通讯员 蒋海萍

提到人民调解员,你的脑海里十有八九会呈现出头发花白的“老娘舅”形象。可在杭州市西湖区司法局西溪司法所里,有一位人民调解员却是名90后“小哥哥”。

他叫祝翔,1990年出生,斯文随和,笑起来颇为腼腆。2012年,刚刚进入西溪司法所成为助理员的祝翔,曾因年纪太小被人质疑,如今经过7年打磨,祝翔已是名副其实的资深调解员,担任西湖区人民调解协会会长,扛起了基层治理体系建设工作的重任。

尽管年纪小,但说到调解,祝翔有自己的“秘诀”。

2013年,一位92岁的老人在邻居的搀扶下,颤颤巍巍地走进了调解室。这位老人一直独居,也没有亲人来往,平日里都是靠着周围邻居扶持度日,现在想卖掉房子,移居养老院安度晚年。可是,这套住房的产权证上写着老人和再婚妻子两人的名字。如今,妻子已经去世,但妻子在前一场婚姻中育有两个子女,早年被送养省外。听说老人要卖房子,两个子女都不同意,并提出由他们赡养老人。对于子女的提议,老人却有很大顾虑:“子女都不是亲生的,又都在外地,这么多年不曾来往,以后会给我养老吗?”

听了老人的难题,第一次独立调解的祝翔也犯了难,案件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

了他的想象。

第一次调解并不顺利,老人的两个子女见祝翔看起来颇为年轻,并不是很信任他,调解时,对方甚至直接怼了一句:“关你什么事。”

但祝翔没有放弃,而是设身处地地考虑当事人的利益和心情,合理制定调解方案。一面查询资料、咨询律师,找到法律支撑;一面耐心调解、真心劝说,找到调解余地,最终让老人与子女达成调解意见:出售房屋,依法分配卖房款,为这场持续了两个多月的纠纷划上了句号。

事后,老人带着一面锦旗和一封手写感谢信,来到祝翔办公室,紧紧握着他的手说:“小伙子,真的很感谢你,没有你的帮忙,我今后都不知道该怎么生活下去了……”

“调解时要设身处地为当事人着想,才能获得当事人的信任,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……”这场纠纷落幕,也让祝翔找到了自己的调解方法。

2017年10月,辖区内一家饭店在装修过程中,一名装修工人不慎触电身亡。一时间,死者家属数十人,情绪激动地在



饭店设立灵堂。由于事发突然,又极为棘手,刚值完两天班乘坐火车回到老家的祝翔接到电话后,二话没说,立马坐上了返程的火车。经过4天的调解协调,当事人之间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,事态顺利得到化解,而祝翔的“黄金周”假期余额也基本归零了。

哪里有矛盾纠纷,哪里就有人民调解员。这是祝翔一直坚守的工作原则。“把每一件简单的事做好,就不简单;把每一件平凡的事做好,就不平凡。”就是这样,无论何时何地,祝翔都坚持奋战在基层调解一线,一步一个脚印,把一腔忘我奉献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,勤勤恳恳地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征途上风雨兼程。